給我一個看電視的理由

從三個世代看偶像文化

●《香港愛情故事》能讓港人產生共鳴。

●在《全民造星》中勝出的姜濤最近成為熱話。

●「姜濤效應」是曇花一現還是能延續當年樂壇熱潮？拭目以待。

●《大時代》是一代人心中的經典之作。

●《全民造星》出身的Mirror人氣頗高。

最近，一場《全民造星》真人騷、一齣電視劇《香港愛情故事》、一場樂壇頒獎禮，成了不少香港人茶餘飯後的熱話，也吸引不少習慣收看串流平台節目的觀眾重回久違的電視機前，歌手姜濤奪得大獎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，引發各路「高手」從不同角度分析現象。霎時間，數個節目的出現猶如巨石投進一潭靜水中，令看似沉寂的歌壇及影視圈水花四濺。節目能夠掀起此等熱度，也令人始料未及。今次，記者邀來三位生於不同年代的觀眾，讓他們談談最近會回歸電視機前的經歷，也從中透視流行文化在不同年代的變遷。過程中，亦發現坐在電視前的他們，不僅只為自娛自樂，也藉港劇及廣東歌，尋找一種港人共鳴感。

採訪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

回想起來，好像很久沒有本地電視台製作的節目能夠引起如此大的迴響。無他，隨着串流平台的興起，隨手便可搜索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多元節目，本地的電視行業生態早已悄悄在改變，觀眾收看電視節目的模式也發生巨變，昔日在電視機前坐定定收看節目的情景已一去不復返，觀眾目光放得更遠，畢竟無論海外或內地，均不乏出色的影視作品。記者今次邀來的三位受訪者分別是七十、九十及零零後，他們成長於不同年代，年份的背後，代表着的是本地影視圈、以至廣東歌於不同時代的發展階段。他們當中有人曾是港產劇影迷，有人則幾乎只看外國影集。不過，無獨有偶，他們最近都習慣坐定在電視機前，關注久違的本地製作。

零零後 追本土偶像有親密感

從前，在讀F.5的琪琪眼中，坐沙發看電視是「老嘢」之舉，頂多晚上8點看下《愛．回家》，無他，碰巧晚飯時間。成長於社交媒體和串流平台活躍的年代，她坦言對本地電視節目興趣不大，畢竟打開Netflix， 不同口味的影集任君選擇，何須乖乖坐在電視機前？ 閒時她看外國影集，追韓星，從不愁沒有娛樂。然而，這陣子，她卻暫時放下Netflix，轉戰ViuTV早前熱播的《男排女將》。「最近好hit，朋友說和大台（TVB）的劇很不同，青春又熱血，所以就追下。」結果一追便不能自拔，讓之前也沒有留意ViuTV節目的她，深深迷上了有份演出、《全民造星》的陳卓賢（Ian）。「他打排球，又是前港隊。我本身也有打波。」那夜，她也當了一回自己口中的「老嘢」——在ViuTV轉播叱咤頒獎禮時，琪琪懷着緊張心情準時守在電視機前，為入圍「我最喜愛的男歌手」的Ian打氣。最終Ian鎩羽而歸，她彷彿與Ian經歷了同喜同悲的一夜，「以前追星沒有這樣的感覺。」

正如有網民戲謔，叱咤是「老人家」才會看，記者好奇，零零後不是只看MAMA嗎？Why叱咤？「今年因為有姜濤，才多了人看。」頒獎禮這夜，琪琪WhatsApp群組和IG都十分熱鬧，朋友們你來我往討論賽果。她和朋友也有留意到網上留言，如批評現今歌手水平不夠的言論，她坦言朋友之間意見不一：「有人認為姜濤太年輕，未夠資格獲獎；也有人說『又話畀機會後生仔試，得咗又鬧』。我們不否認過去的明星有實力，但是不是應該向前望嗎？」零零後心中有不忿。正如琪琪和朋友唱K會唱張國榮的《追》，但亦會密切關注最新冒起的偶像團體。琪琪過往只迷韓星，今次迷上本地歌手，只因追本地星帶給她前所未有的親密感。「過往追韓星，遠在彼邦，感覺如風捉不到。但追本地星就不同了，Ian曾就讀長沙灣天主教中學，我也住長沙灣，感覺似遠還近。」

●Mirror成員陳卓賢亦有不少fans。

九十後 重回久違的電視懷抱

作為男生，九十後的小志自言對姜濤與Ian無感，也沒追看《全民造星》，倒是有看《男排女將》，因為帶給他初戀感覺的鄧麗欣有份演出。經歷過當年「電視汁撈飯」的日子，也面對當下串流平台蓬勃發展的時刻，作為影視迷的他坦言近年已甚少看本地電視節目，閒時多看外國劇集。不過，他留意到最近無論是ViuTV還是TVB，都不乏有水準的節目。「大台的《香港愛情故事》不錯，題材貼地有共鳴，《男排女將》亦然。」

相比七十後的花師奶和零零後的琪琪，小志坦言對現時的偶像團體沒有特別感覺。但他也留意到身邊一些與電視「絕交」多年的朋友，最近竟也回歸電視機前，再次關注起本地影視節目，直言頗感意外。小志表示，自己的追星步伐早已止於中學時期，他形容自己是懷舊的「老餅」，愛聽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流行歌，手機裏依然「珍藏」四大天王的金曲，當然像陳奕迅、麥浚龍等都是「自己杯茶」。相比起那些「今非昔比」論，小志更執着於思考「為何這些節目會成熱話」和「我們究竟想從本地流行文化裏獲得什麼」。

面對香港當前劍拔弩張的政治環境，還有閒情逸致看電視談風花雪月，看似很不道德？正如有研究本地流行文化的評論人直言，此時此刻，對於書寫本地流行文化感到失語，皆因面對當下香港的狀況，實在不知可談什麼，或應否再談。小志也認同，在當前緊繃的政治環境下，繼續看娛樂節目嘻嘻哈哈，似是不當之舉。但想深一層，這或許是港人透過充滿香港味的節目或明星，在尋找某種失落已久的獨特記憶。

小志說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無論是港產片還是廣東歌都蜚聲國際，那時的香港還被冠以「東方荷里活」之美譽。然而，時移勢易，曾經令港人引以為傲的流行文化產物疲態盡露，取而代之的是「韓流」、內地影視節目等，「一些屬於港人的共同記憶似乎逐漸消散。」不過，今次數個節目掀起的熱潮，似乎反映一些轉變，「像ViuTV的《全民造星》、TVB的《香港愛情故事》，本土味甚濃，能讓港人產生共鳴。」小志期望今次的現象不是曇花一現，而是要真的落力支持本地製作。

七十後 望與兒女有共同話題

相比琪琪和小志，七十後的花師奶（化名）自言是不折不扣的「電視精」，童年時最大的娛樂活動就是追劇。她自言喝TVB奶水長大，像《大時代》、《壹號皇庭》是她心目中的經典之作。她說，自懂事起，選港姐是每年「盛事」，從不會錯過；《勁歌金曲頒獎典禮》是她每年最期待的節目。「梅艷芳，張國榮，四大天王，誰沒有迷戀過？」憶起年少輕狂的追星歲月，她有點不好意思。花師奶自認是TVB忠實擁躉，但卻坦言近年已少看電視，「題材不太合口味，而且來來去去都是那些演員，沒有新意。」當然也沒有留意廣東歌，不過，年過半百的她最近竟關注起姜濤，「希望同女兒有共同話題。」

年僅21歲的姜濤奪得大獎後，社交媒體眾聲喧嘩，極為熱鬧。不屑者直言「而我不知道姜濤是誰」，更搬出「哥哥」及「四大天王」追憶當年，感嘆樂壇已死云云。力撐姜濤者則直斥謂「不知姜濤是誰」只代表活在平行時空，是離地兼跟不上時代步伐。「最初我沒有特別留意姜濤，只覺得他很『韓仔』style。因為女兒頗迷他，也就越來越好奇。看過他的表演後，我不會說他有很高超的歌舞技藝，但唱跳起上來又確實有吸引力。」

跟「哥哥」比較如何？「這樣比較不公平吧。每個年代的歌手都有其特色，只是我成長的年代沒有什麼娛樂，追星就成了一種情感寄託，也容易被歌迷捧上神枱。但畢竟現今世代不一樣了。」花師奶說。叱咤頒獎禮當晚，她陪伴女兒守在電視機前，邊留意投票走勢，期待姜濤成為「我最喜愛的男歌手」的一刻。

身體力行 支持香港製作

如小志所言，這些曾為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影視及音樂作品，在文化角度而言，是構成香港這城市不可或缺的元素。至於琪琪所代表的零零後世代，成長於本地影視及音樂萎靡不振、卻是「韓流」等外來文化入侵的時代，問她對廣東歌的印象如何，年紀尚輕的她表示仍會聽謝安琪、陳奕迅，但坦言「韓流」對她和身邊朋友影響的確甚深。不過，近來琪琪和朋友也把眼光放到Mirror、林家謙等歌手身上。琪琪說，不敢保證自己會成為廣東歌迷，但至少在這一刻，仍會繼續關注Ian的動向，也嘗試聽更多廣東歌。

花師奶言談間不禁流露對昔日港產電視節目及偶像的懷念，她直言，雖然自己只是小師奶一名，不懂說太多大道理，但也為香港有如此多優秀的「文化輸出」感到自豪。「當時內地的親戚不都是看香港電視劇嗎？現在反被內地劇蓋過風頭。」雖然懷緬過去少不免帶幾分失落，但她認為香港人不應妄自菲薄，而要多身體力行支持本土製作，「如果連自己人都唔撐，仲旨意邊個呢？」

「偶像做什麼由我決定！」——中國虛擬偶像選秀透視

當八十後在現場觀看歌手演唱會、九十後通過手機觀看真人主播直播帶貨的時候，零零後正在雲端「推」着他們的「虛擬偶像」——她們不僅有着飄逸頭髮、窈窕身段、晶瑩皮膚，還可以在屏幕上唱跳説笑，與粉絲實時互動，存在感不亞於真實明星。

近日，虛擬偶像才藝競演節目《跨次元新星》在愛奇藝開播引發媒體關注。虛擬偶像是指虛擬的、並不存在真實形體的形象。它借助人物建模、實時渲染、動態捕捉、人臉識別等技術，將人們想像中的具有某部分群體喜愛特質的形象具體呈現出來，使其像真人一樣出現在屏幕上與粉絲互動。近年越來越多國產虛擬偶像進入人們視野，她們有的走進直播間，為品牌代言、帶貨；有的與真人歌手「合唱」歌曲、與鋼琴家郎朗合作「全息演出」；有的還客串「虛擬導遊」，引導屏幕前的觀眾在「雲端」欣賞風景。

深度參與「造星」過程

愛奇藝發布的2019年《虛擬偶像觀察報告》顯示，2018年前後，中國有30餘個虛擬偶像或虛擬組合，然而這一數字在3年內翻了好幾番。「虛擬偶像是我國娛樂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之一，也是技術為娛樂產業賦能的領域。虛擬偶像主要影響的是年輕人，而且顯現出泛化的趨勢，不限於我們所理解的二次元群體。」談及策劃中國首檔虛擬偶像才藝競演節目的初衷，愛奇藝高級副總裁、《跨次元新星》節目總監製陳偉說，「通過粉絲的意志，虛擬偶像的人物設定趨於完美，粉絲也將獲得更多的安全感和依賴感。帶給粉絲更多的情感投射和心理認同，符合青年群體的心理需求。」

虛擬偶像與真人明星究竟有何不同？虛擬偶像的形象設定更符合年輕人的審美訴求。在西安電子科技大學Shining動漫社成員、大四學生尹淼看來，虛擬偶像還被賦予有血有肉的性格設定。「在技術和想像力的加持下，相較於真人明星，虛擬偶像與粉絲之間的關係更為平等，心理距離也更加貼近，並且不會有『人設崩塌』的狀況出現。」某種意義上，虛擬偶像的養成與粉絲密切相關。「打個比方，她（虛擬偶像）開始就是一張白紙，後面的『樣子』都是作為粉絲的我們一起繪製的。」尹淼說，從傳統的「偶像做什麼我都支持」轉變為「偶像做什麼由我決定」，這樣深度參與「造星」的方式正中年輕人下懷。

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執行院長喻國明認為，區別於演員、歌手等職業身份，虛擬偶像在「討人喜歡」的價值確認中不斷被粉絲需要。同時，數字化技術的進步，持續推動虛擬偶像形態的演進，使虛擬偶像朝類型更豐富、模式更多元的方向進化。

文：新華社

●虛擬偶像節目《跨次元新星》引起關注。 網上圖片